

初冬品月

□ 鲍安顺

初冬，心音夜起，与一轮圆月对视。

清辉，是绕向天庭的思念，像梦里的呼唤，如风中悬停的寂静，似细碎心海的涟漪，微澜无垠，光辉柔软。我心踟蹰，犹如走失的日子里，自己的目光和内心，努力地贴近月亮，就像一颗小星星，渴望靠近另一颗恒星。

初冬月，也有弦月，那悬挂在光秃秃枝桠上的月色暗影，让我想象暗香浮动的腊梅，清爽，香幽。那影，那香，流苏般溢开，流淌声里，野草微枯，凋零的梦，朦胧地抵达了月亮河弯。我看见，山间淙淙流水，森林撒上霜露，村庄的尽头是河流，河流绕过了城市，汹涌地流向大海。

有人说，初冬月，就像一个小米妹，洁净美丽，有着清辉荡漾的纯真灵性。也有人说，初冬月像宽厚贤淑的姐姐，直面愁怨，拥有苦情，在嫣然一笑间，如一团清光给人安慰，让人身心舒缓，在温婉

的抚慰里，感受到灵魂的高雅与圣光。

我对初冬月最初记忆，缘于那首童谣：“好大月亮好卖狗，卖个铜钱打烧酒，走一步，喝一口，请问杨奶奶可要小花狗？”那时，我们大抵在初冬唱着童谣，想像月亮怎么就像狗了，还能卖得铜钱，打到烧酒喝，那杨奶奶真是个活菩萨，像月宫嫦娥，可是她可比嫦娥老多了呀！

初冬月，是品月最好时光。我想，冬月冷酷冰凉，秋月烦躁浮华，夏月暴躁得让人内心憋屈，春月虽好，过于浪漫。然而，只有初冬月，挟持温和冷光，照亮心灵，带来惬意的暖意，有着宁静美好的亲切感，犹如轻霜扶心，在清虚的夜空里月光流泻。那韵致里，有律动，让人领悟到了人性的波光与情感相依的生命气象。初冬月，轻泻低徊，化为优美的《梁祝》，如梦的《天鹅湖》，爽朗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有《半个月亮爬上来》、《月亮偷偷羞红了脸》、《月亮走 我也走》。那些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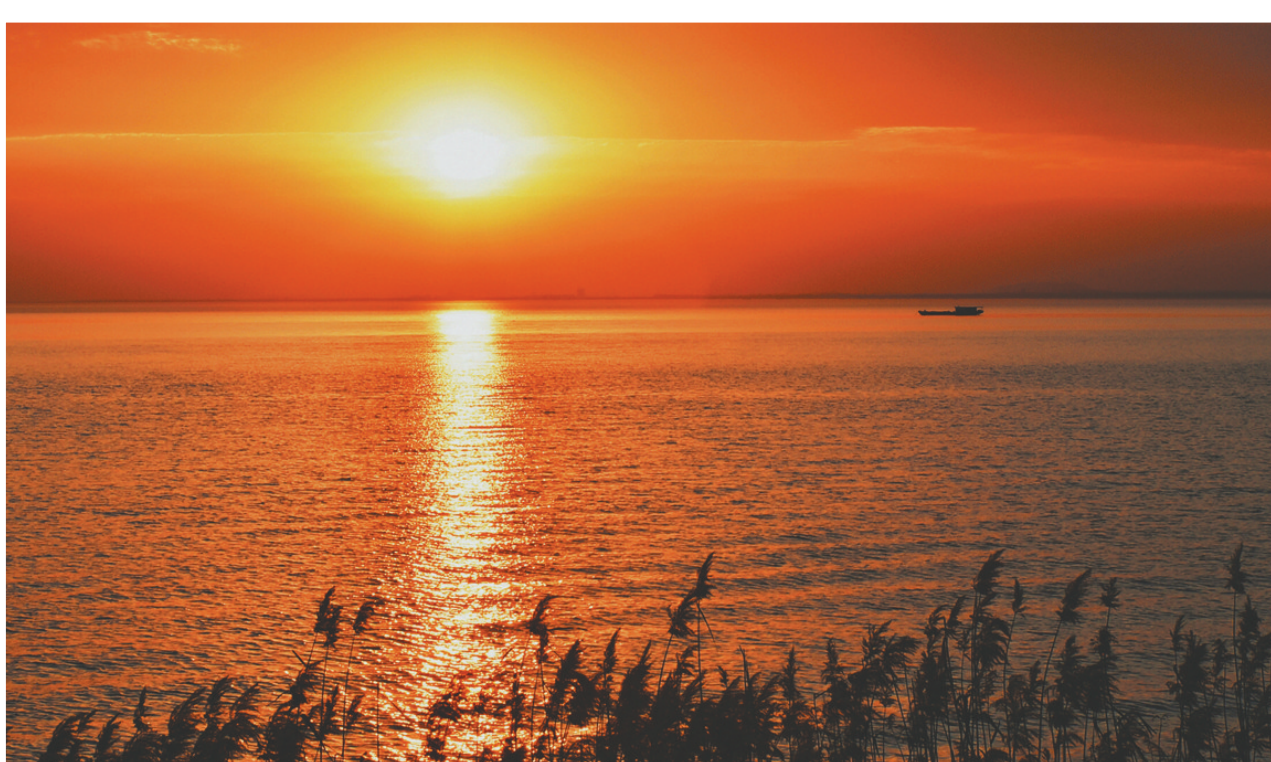
声，像液体一般卷起心思，让睿智光鲜亮丽，让灵魂安宁美好，让生命在沉寂无言里酣然入梦，让时光高悬不语，娟然如洗。

朱自清的月下荷塘，花容静若美女，情怀天籁飞香。叶圣陶曾叹息，住在大都市弄堂里的人，对月亮漠不关心，有点让人伤感。郭沫若把月亮比作狗，那是他把天狗吃月的传说，引入他的诗歌里。巴金眼里的月亮，深情浓厚，有着清风景致的趣味，而这种趣味，他说连他这个文学大师，也不能用文字描写出来。季羨林也说，他曾到过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相比之下，外面再广阔的的大月亮，比不上他那心爱的故乡小月亮——事实上，他耄耋之年，住在北京朗润园里，那儿风景优美，他最恋的就是“月是故乡明”的生命情结。

宋朝理学家邵雍写的《清夜吟》：“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那诗里的月，有着天心风来

的水面意趣，伴有清凉明净的心灵意味，只有微细心情的人才能体会到，一般人是难心知晓的。读过林清玄的散文《星月菩提》，让我仿佛看见了光明与雾里的清气、萤火、精灵、光明、温暖、清凉……事实上，抬头望月，那月亮总是跟着我们走，照着、也看着我们。林清玄所说的“心中之月”，正如王阳明的《蔽月山房》所云：“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那心知的月，远远比眼看的要广大无边，那是目光里的小月亮，其实是比山大的大月亮。也就是说，只有心中有数，才能放开眼界，不至于深陷其中。

夜空寂寥，远山如黛，满月悬挂，空灵如仙境的月夜，深藏着人们内心无数的美好情感，比如亲情、爱情、友情。记得有位诗人说，看初冬月亮，连痛楚也会变得美丽。这话说得真好呀，它是初冬的美好，也是月亮的美好。



夕照

李海波 摄

西湖掠影（组诗）

□ 周宗雄

西湖

你是杭州的灯盏
照亮了无数的想象
你是天堂里的眼睛
望着我一往情深

苟且偷生的南宋小朝廷
没做几天美梦
天堂里也容不得
脊梁弯曲的人！

那些缺钙的灵魂
早就没了踪影
早有残存的记忆
还在苏堤上徘徊
偶尔在你的眼里
现出原形

西湖之夜

三潭印月显然是一幅旧画
虽然历史褪去了太多的脂肪
笙歌浑然不觉在水榭里老去
白娘子还是那么美貌年轻？

绣

绣一朵芙蓉在心上
绣两只鸳鸯在梦里
再绣三三二二只星星
眨着西湖之夜不老的传奇

游船

游船似一只蜗牛
从此岸到彼岸
花了一辈子的光阴
只是偶尔从没有关紧的门窗
漏出的笑声
还是把弱不禁风的西湖砸痛……

灯影

是谁不小心
将夜的这只酒杯碰碎
久酿的醇浆
漫溢在杭州性感的唇边

比

比丝绸软
比荷花香
比晚风缠绵

轻轻地踩着苏堤

——一段诗人的脊骨
瘦是瘦了点
却越来越有硬度

在西湖里洗手

走了一天的路
手上有汗渍、污垢
于是我弯下腰
想在西湖里洗洗手

这毕竟是天堂之水

虽然洗出西施
这样擦亮历史眼球的美人
却洗不掉
秦桧这类人间奸臣的罪恶

眼前的水

还是这样的清凌凌
我那双遭遇的手
真不知
能否在天堂之水里的洗净

退休人的幸福事

□ 沈宏胜

照理说，退休后无事一身轻。然而，我退休后似乎比别人要忙一些。

退休前，我在企业从事宣传工作，整天与文字打交道。退休后，我仍然没有放弃这曾经是工作的爱好，学会了在网上发稿子，经常在全国各大论坛、网站发表一些“豆腐块”式的小评论。值得欣慰的是，我撰写的评论一直在安徽新闻网采用率比较高，参加过多次省网宣办组织召开的评论员会议，有多篇评论被摘选省网宣办编撰的评论集里，还被南京文明网聘请为特约评论员。我的评论多次在人民网观点评论和新华网评论中发表，其中“别让垃圾分类成麻烦事”一文被《人民日报》评论版采用，另有多篇稿件还被《经济日报》等国家级媒体转载。在人民网举办的十周年征文中，我撰写的一文“情愫在指尖里流淌”获得了一等奖。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文明网、东方网、宣讲家网等国家级网站都

为我建立评论集。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坚持每天写点小文章，不写觉得有事未做。

退休后，我被社区党委聘为居民村党支部书记，每个月要参加一次社区党委组织召开“‘党日’主题活动”。我定期和不定期的组织召开支部委员会和党员大会，研究布置支部工作，组织党员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党员生病住院了，我同支委一道把社区党组织的温暖送到他们家中。或许自己看的多了，想的也多，经常动动笔，社区党委还安排我给党员们讲党课，我撰写的“党员如何做到退休不褪色”党课教材得到了社区党委负责人的肯定。

每当社区安排巡逻，我除了自己参加，还组织支部党员参加。市十二中滨江学区分校在居民区里，社区成立志愿者服务队，我与另一名党员刘勤担任负责人，每天在学生放学前安排志愿者参与护校。有居民问，你们拿多少钱，

我只能回答说，我们只是尽义务。特别是在防控疫情那段时间，我始终蹲点在社区的卡点上，直至疫情结束。我所居民的社区铜官区金山社区，是没有围墙的社区，四通八达。不知自己曾经写过新闻之原因，总爱管闲事。看见社区广场有灯杆倒在了地上，我通过微信传给社区微信群里，领导看到了立刻安排人员修复。居民村里，有大树因下雨天，风力过大被吹倒，横担在路面上，挡住了行人走路，我用手机拍下照片，通过微信传给领导看，很快安排人员处理。有居民知道后，对我表示点赞。居民村有一段路破损了，行人走路不方便，我用视频的方式告知社区，几天后路面修复了。居民看到我，点头称是。村里有路灯不亮了，我又告知社区，灯很快又亮了。

为网站写作，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为社区服务，充实了我的退休生活。这就是我一个退休人的幸福事。

吴头楚尾、襟江带湖、交通便捷的枞川大地，历来商贾云集，昔日各地来此谋生者较多。明清时期，鼓书、莲花落、胡琴书、评书等各种形式的曲艺相继传入，昔日与桐城歌、太湖曲子戏并称为安庆八大地方戏曲之一的枞阳大鼓书尤为流行。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听大鼓书主要在春节期间和夏夜。

正月初一早上，往往家人刚刚放完“开门炮”，就迎来了新年第一班唱大鼓书的艺人。艺人常常两人，大多一男一女，笑容可掬地如一阵风似的过来了，二人面向门内，一个主唱，一个帮腔，主唱者右立，帮腔者左站，主唱者擂鼓，帮腔者鸣锣，在一阵“咚咚锵、咚咚锵”的锣鼓声之后，用浓郁的枞阳方言唱道：“他家又到你家来，府上的门儿朝阳开，他家不乏千年宝，把三关是万年财”。“一字写来一横长，朱洪武出生在凤阳，马氏娘娘成婚配，后来发达做人王……六字三点一横长，把三关是杨六郎，冲锋杀敌是焦赞，巡更放哨是孟良”……

新年第一天刚刚开门就听到喜庆的锣鼓声和祝福声，犹如开门见喜，家人满心欢喜，往往会赏给他们几个五分的硬币。

“拜年”是家乡枞阳人正月里的主要“外事活动”，每每遇到哪家有拜年的客人时，唱大鼓书的艺人常常根据具体情况临时变更唱词，俗称“进门卦排”。“新姑爷”尤其要面子，往往出手很大方，便鼓其如簧之舌，什么“郎才女貌好姻缘”、“多子多孙有后尘”、“男的好比杨宗宝，女的好如穆桂英，八两对半斤……”对“新姑爷”极尽吹捧之能事，直到给足了赏钱后方可离去。

新年新岁，暖阳高照，村子里一拨拨唱大鼓书的艺人我方唱罢你登场，我们这些孩子们欢呼雀跃地忙着迎来送往，送走这一拨，又迎来了另一拨，有时甚至跟着唱大鼓书的艺人走村过岗。有时几班“唱大鼓书的”同聚一个村子，不大的一个村落里到处锣鼓喧天，歌声悠扬，橙黄色的阳光没遮栏地照在人们身上，地面上到处被炸开了的鞭炮纸覆盖成一抹红，还有朱红色的门对、朱红色的门联映红了游玩者的笑脸，锣鼓声在空旷的乡野间回荡，那热闹、喜庆、火红的场面最终将年味引向高潮。

枞阳大鼓书说唱结合，艺人左手

拿着“鼓条”，右手拿着“夹板”，唱了一段时间之后，鼓板声嘎然而止。只听说书人用鼓条的前端抵着鼓面，迅速收起了夹板，用富有磁性的嗓音来了一段精彩的解说之后，又开始唱上了。

夜深人静之时，一方两开间的客厅里黑压压的人头攒动，将房子堵得水泄不通。“寒鸡半夜起”，不知不觉间，一阵“喔喔喔”的公鸡鸣叫声传来了，人们仍然毫无归意。会听的听门道，不会听的

凑热闹，大人们仍在凝神倾听，孩子们早已东倒西歪了一大片，有的甚至打起了鼾声，偶有个别“尿床”的娃娃竟然睡在主家人的方桌底下尿湿了地面，直至雄鸡报晓两遍之后，那“咚咚咚”的鼓板声仍在响彻夜空……

夏夜纳凉也是儿时听鼓书的好时机。在那防暑降温设施极其落后的年月里，每到夏日，晚饭后家家户户去村后小山坡上去纳凉就成为当时我们村人最重要的夜生活。

每男男女老幼围坐在一起轻摇蒲扇、说三国评水浒聊得正欢时，村里的几个“艺人”不觉间竟然在人群中支起了鼓架，说起了“鼓书”：上打雪花能盖顶，下打古树能盘根，杀得人头往下滚，杀得人头如快刀切菜根……月色如昼，远处青山隐隐，近处树影斑驳，那漫游在山坡上树从中的萤火虫宛若都市节日里缀满公园树枝上的“饰灯”一样在依稀闪烁，此时，孩子们也停止了“火焰虫，超低飞……”的欢唱，纷纷过来凑热闹。那“咚咚咚”的鼓板声在静夜中久久回荡，不久便吸引着四方乡邻们前来围观，霎时间，山坡上人山人海，好不热闹！

后来，我们渐渐地远离了家乡，直至最终进了城，和父老乡亲们聚在一起听鼓书的生活也就彻底结束了！每逢春节和夏夜，那“咚咚咚”的鼓板声仍时常响彻在我的睡梦中，成为我挥之不去的乡愁。

二〇一六年区划调整后，铜陵市人民政府为发掘古桐城文化，将枞阳大鼓书中请列入铜陵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愿大鼓书的“咚咚咚”的鼓板声继续在枞川土地上响彻下去……



周潭往事

□ 周大钧

原隶属于安庆市枞阳县的周潭镇，是铜陵市郊区行政区划中的新成员。周潭镇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为古桐城东乡，自古崇文尚武，被称为“武术之乡”。有关周潭的来历，县志谱牒有详细记述。

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置枞阳县，属庐江郡。东汉（25—220年），枞阳并入舒，隶庐江郡。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枞阳县为同安县，属熙州。唐至德二年（757年），改同安县为桐城县，辖33里，里为行政单位，里名无考。宋嘉定元年（1208年），桐城县始设4乡9镇，4乡为东乡、南乡、西乡、北乡，乡下设镇。乡域范围广袤，东乡地域范围即今白荡湖以东地区。南宋末年，宣兴柯山周氏四兄弟为避乱迁居，按照各自誓言找到安家兴业之地。兄长孔嘉长子文一公仕龙，来到桐城东乡杨都湖上，陂石山下定居，是为文字辈陂石周氏始祖。其时，居住地为荒野，无村无名；杨都湖即今枫沙湖，陂石山名沿用至今。

仕龙公娶妻邹氏，生子恭先、恭明，是为陂石周庆字辈二世祖庆一公、庆二公。经过两代人历时20多年披星戴月奋力拓荒，周围十来里荒野渐成良田沃土，数间土墙茅屋渐成深宅大院，男耕女织，勤俭友善，书声琅琅，耕读传家，仕龙公称此居住地为周团，属有团结一心、黄土变成金之意。邻里乡亲羡慕周团家规家教，过往行人也口耳相传，周团美名从此越传越远，成为桐城东乡大姓望族周氏聚居地。

仕龙公去世后，其子遵嘱分家。长子恭先居老屋，这里是父辈定居发家之地，地处通湖大涧以东，习称涧东。次子恭明析居涧西，娶妻陈氏，生养四个儿子，子人兴旺，家业蒸蒸日上；他自幼聪颖好学，又从父习武，后考取功名，任过武职小官，夫妇去世后，葬于凤凰周凤凰山浚珠崖侧风水宝地。明洪武六年（1373年），桐城东、南、西、北4乡改名清静、大宥、日就、桐积4乡。民间仍习称清净乡为东乡。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夏雨连旬，桐城全境遭受数百年未遇的罕见水灾，周团后山暴发特大山洪，

俗称起蛟，将涧西紧靠大涧处冲刷成一个巨大深潭，俗称蛟池，也叫蛟塘。潭面水鸟，时常被突然拖入水中，传闻是被蛟龙吞食，村民不敢放养鹅鸭，耕牛不敢进地游憩，神秘感与日俱增，周氏尊长纷纷就近选择墓地，贵客来访也啧啧称奇，周潭之名遂不胫而走，周团之名便渐渐被周家潭取代。明末清初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方以智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亲笔撰写的《陂石周氏续修序》中记述：“先曾祖明善先生视周游周潭，览其山水。”明善先生就是以智的曾祖父，明敕封文林郎江西道监察御史、理学家方学渐，生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卒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曾在有生之年到周潭看望周姓外甥，可见在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之后周潭之名即已取代周团。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桐城县辖5乡、29镇、168保，清静乡辖8镇、37保，周家潭镇名列8镇之中，周家潭保也见诸37保之列。周家潭镇首次成为桐城县行政区划中的行政单位。

民国3年（1914年），推行地方自治，桐城县设4乡、13镇、147保。清静乡辖3镇：汤家沟、周家潭、项镇铺，周家潭镇成为桐城东乡三大乡镇之一。清静乡自明清以来，除用于官方文书外，民间仍一直称东乡，清静乡至此已名存实亡。乡下设镇的乡镇建制，从此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1949年2月18日，中共皖西第二地委决定：析桐城县东乡全部、南乡大部、北乡一部和庐江县、无为县少数地域成立桐庐县，下辖7区、2镇、33乡，周潭为乡。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废除民国时期保甲制，实行区、乡、村建制，陈湖区下辖周潭乡。1951年2月24日，桐庐县更名桐湖县。1955年7月1日，更名枞阳县。陈湖区、周潭乡建制未变。1958年10月25日，成立陈瑶湖人民公社，周潭为大队。1963年元月，恢复区建制，周潭为公社。1984年，改周潭公社为周潭乡。1993年撤区建制，设立县辖周潭镇。2018年10月，安徽省政府批准周潭镇划归铜陵市郊区管辖。